

在英国读书的时候,常搭公车去附近一个叫Chepstow的小镇,那是J·K·罗琳的童年小镇,青山翠谷之中,罗琳家的门前,开满鲜花。

罗琳笔下的哈利·波特,管没有魔法的俗人一概叫“麻瓜”。麻瓜们只知道背着相机蜂拥向伦敦的国王十字车站,在“九又四分之三站”的铜牌下猛拍一气;或者呢,到爱丁堡那个曾见证她临窗而坐,在餐巾纸上写魔法故事开头的咖啡馆去聒噪一番。但他们很少知道Chepstow(音“切普斯特”)的存在,在罗琳上小学时搬来这个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处的小镇,在这里写下了她生平第一个故事——《一个名叫“兔子”的兔子》。

大概是因为Chepstow太平常了——但这平常中透着英国小镇生活的精华。沿坡道望去,人口处白色的小房子像是湛蓝天空飘落的一朵云彩。大名叫“high street”的小镇主街其实矮矮窄窄,淡粉彩的小砖房,雕花的小木屋,高都不过二三层。一



去J·K·罗琳家买花

张弘

侧的房子用影子拥抱对门的邻居。中午的时候,整条街上都是炸鱼和薯条香,戴福尔摩斯帽的老爹,喝完早茶撕下半页泰晤士报,油墨香里包裹着金灿灿的炸鱼和薯条,假如还能蘸着自家调的酸黄瓜奶油酱……

罗琳家也没见怎么特别,在“high”街尽头,那个永远披挂脚手架的古堡下等,不一会儿就有人乐意邀你搭车,叮叮当当的老爷爷,一开车门就窜出小狗的主妇,路过教堂,穿越墓园,经停小学,最后在一栋石砌的尖顶小屋处停下。这里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了,但是密密围绕门廊、窗棂的爬山虎,红与绿交织,深凹的窗洞里,蕾丝窗纱羞羞答答,据说都曾让回来寻根的罗琳叹道:“它没有长大。”

不知罗琳回来时可曾注意到对街那条石砌的矮墙上,一排溜的塑料桶,一簇簇新鲜水灵的

向日葵、绣球花、白雏菊和勿忘我。只有挑花的客,不见花的主人,桶上贴着价格:1元和2元,桶边有包花用的报纸,纸上压着木头的钱罐,既没人看着,更没链条拴着,丢一个英镑进去,低沉的声音听着里面像已挺满。

当地人说,这是罗琳家的花。我不知道每天早上花儿怎么钻出爬山虎的幕布,自动跑到对街来排队?红玫瑰饱满欲滴,向日葵有半人高。这样的花捧在胸前,茎上细细的绒毛,叶上慢慢爬过的小虫,那亲切又神秘的感觉恐怕是不常有的。

还有一次呢,竟然在“罗琳”花桶后面,又多了一个鲜红的塑料桶,摆满五颜六色的小野花,还贴着一个署名“简”的留言:每次经过我都忍不住要亲吻这些美丽的花,让我为这花的队列再丰富一些色彩吧,无须付钱,只要你买了罗琳家的花,就可以把筒的花也带走一朵。

从罗琳家买回的花,曾送给日本室友河野,祝贺她和伊拉克音乐家男友的订婚,那个伊拉克男生竟兴奋地抱着花束舞起来。

而更多的时候,花是为自己买的,或者根本不为什么而买,所以挑完之后从不急于赶回家,在石墙后那片柔软的草地躺下,看乐谱般连绵的远山,看羊群般流连的白云,夏天的时候,会有一两只热气球从临近的布里斯托市飘来,于是拼命向他们挥舞手中的花束,挥到花瓣尽落:嘿,看到了吗?热气球上的麻瓜?

从英国读书回来,一晃竟有三年了。曾经信誓旦旦要带回来的买花的习惯,早已被忙碌的生活挤走,连同茶具、小说书一起蒙灰了。若不是在一堆新闻中见到哈利·波特第七部大结局今日出版的消息,都快忘了这个麻瓜世界里的伟大男孩。他一次次和平庸、邪恶较量,却倦意渐生。当又一阵欢呼沸腾,他却跑到旷野,对着星空吐露心愿:我要住在乡下,一个看得见天空的地方。

那里的门前,还该有一簇簇罗琳童年的花吧!



补上一课

(●牛博士▲马妞)

戴逸如 文并图

●说下去,说下去。▲够了,还有什么好说的呢?假若照你说的去做,人活着不是太累了吗?

●累?因为你早已不止14岁了,因为你习惯成自然了,回头恶补,当然累啦!这110条“礼仪规则”哪里是我说的,是乔治·华盛顿14岁时抄在笔记本上作自我约束的,是做一个文明人的起码要求。例如:“穿着要朴素,要追求自然而非他人的羡慕”、“与他人在一起时,一定要讲母语,切忌讲外语”、“与其和品质恶劣的人交往,不如一人独处”、“不要轻信有关贬低他人的传言”、“不要攻击不在场的人,这样做不公平”、“你的娱乐活动要像一个人,而非像一个罪犯”……可是,看看我们的环境、我们的媒体吧,正在起劲地做着反教育呐!你知道我读这些礼仪规则后的感想是什么吗?我也要好好补上一课!

由一个标题想到的

吴万里

六月十九日,晨起吃到妻子从丈母娘那儿带来的新鲜粽子,一股“节气”油然而生。翻开当日报纸,又被解放日报上的一个新闻标题所吸引:《七成人端午吃粽子,八成人不会包粽子》。这个题目很切合实际,至少反映了我国不会包粽子的情况,题目幽默、有趣,又十分亲切,使人产生某些感悟与感慨。

近些年来,围绕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文化遗产项目,国人一直反感韩国人抢在我们前头,把我们中国、特别是汉族人固有的传统节日作为他们的什么项目去申报了,似乎剥夺了我们的美。但我们自己是否应该反省一下呢?这么多年来,我们对自己的传统节日已注意得怎么样了呢?其实是不够的,至少与我们小时候经历的那种节日氛围与情景相比,现在除了春节,其他如端午、七夕、重阳,甚至包括中秋节,我们重视的程度已经远不如从前了,有时节日过了才突然想起。用时髦的话来说,叫做“淡化”了。呜呼!既然如此,你安于做“八成”中人,你怪人家抢先、掠美又有何用?倒是应该检讨我们自己的观念,端正一下对民族传统节日的态度。

现在有些人对国外的情人节、愚人节十分热衷,但数典忘祖,对自己国家或民族的传统节日却“冷静”了,淡却了。所以,我认为每逢重大传统节日来临,不仅要在生活中营造一些节日氛围(香港端午节放假一天),而且媒体上也要适当做点文章。这是很必要的。吃了丈母娘包的粽子,又看到了解放日报上的这则新闻,特别是标题,真是百感交集,浮想联翩啊!



灯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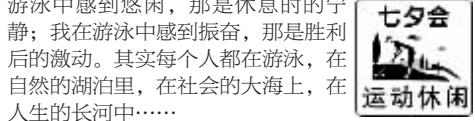
夏日的傍晚,去游泳,真使人陶醉!

我从小喜欢游泳。可是小时候母亲怕我在学游泳时发生不测,所以不允许我随小伙伴们去河里戏水。家门口就有一脉溶溶碧水,可我竟无缘与它亲近。因此在我小学和初中时代,始终没有学会游泳。到了高中,学校里组织集体学游泳,我捧着一个篮球每天在河里游两个小时。有一天,我终于放下篮球,双手同时用力,用“狗爬式”游过十多米宽的小河,我真是欣喜若狂!

自此后,我成了游泳的积极参加者。有时跳进尚有寒意的河水,“哗哗”地挥臂劈水;有时顶着酷热的烈日,不怕被晒得乌黑,在河中尽情畅游;更多的是夏日傍晚,沐着夕阳的斜晖,两脚抬起散珠碎玉似的水花,两臂劈开蓝缎绿绸似的水面,尽情地伸臂蹬腿。在夏日急骤的阵雨里下河游泳,更是惬意,急雨像万条银鞭抽打着河面,溅起无数珍珠,展开无数笑涡。雨是凉的,风是凉的,而水中却是热的。河面上人迹杳然,唯有我在浪中翻腾。我还喜欢在游得疲乏时,就仰卧水面,看蓝天白云,云起云卷,变幻无穷,时而像羊羔数头,围着母羊吸奶;时而像银鬃白马一匹,风驰电掣般地飞行空中;时而像雪狮两只,正翻滚嬉戏,争抢着一个雪白的绒球……仰卧水面看青天昊昊,白云悠悠,正仿佛漫步在庭院赏花望月,怡然自得。

我曾和我的两位同学顺着潮水漂游了三四公里,以此体味在长江中顺流而下时的气概。在风平浪静、不放潮水的时候,我就等待着轮船通过,迎着轮船螺旋桨激起的层层波浪逆流而驶,似乎能体味到一点搏击风浪的滋味。我也曾在水闸放潮水时故意逆流而进,拼尽全力只能得到一寸半寸的前进,我由此也真正体会到中流砥柱的难能可贵。

我在游泳中感到欢快,那是游戏的喜悦;我在游泳中感到悠闲,那是休息时的宁静;我在游泳中感到振奋,那是胜利后的激动。其实每个人都在游泳,在自然的湖泊里,在社会的大海上,在人生的长河中……



写生黔东南

恽青铭

我们上海美协海墨画会写生团一行14人,乘坐大巴穿行在黔东南依山傍水的盘山公路上。放眼望去,群峦起伏,满目葱翠,梯田层层,竹涛阵阵……时有两山峡谷之间的绿色溪流从眼前掠过,想象坐卧扁舟,任清风徐来,仰观深谷之幽,俯察溪流之净,游目骋怀,该是多么美妙!苗岭秀、溪水清、吊脚楼、风雨桥……朴素中见珍奇、淡雅中显神韵的彩墨画卷,让蜗居在城市水泥森林中的画家们欣喜不已!

山水画之美,源于艺术家对山川自然美的体察

感悟。然而明清以降,逸笔草草的文人画替代了晋唐宋元写生的传统。当下浮躁和急功近利之风更是盛行。静下心来研究传统的

为数不多,走进大自然,搜尽奇峰当画稿者更乏其人。以承继和弘扬海上画派文脉为己任的海墨画会,这些年来,组织画家赴苏、浙、赣、皖、滇等地采风写生,归来后举办“写生汇报展”等学术交流,从而促进了创作,一批中青年画家脱颖而出。前不久,海墨画会又与企业家合作,在常州建立了云墨山水写生创作基地,为出人才、出精品提供了良好的基础。在“前卫”成为新潮艺术的背景下,海墨画会成为推进海上画派可持续性发展的一面旗帜,难能可贵。

写生团沿着镇远古城、舞阳河、明德苗寨、榕江侗寨、八舟河、肇兴鼓楼群、程阳风雨桥……一路观光,一路画。花鸟画家应鹤光、陈世中在山水画上也有很深的造诣,这次担当艺术指导。山水画家张渊、汪家芳,以高超的技艺为大家示范。张渊自制的2寸小毛笔和轻便实用旅行写生盒;一笔下去从浓墨画到淡墨水孟仍是清水

请信任我

张栋栋

在你们眼中,我总是放任无羁,不守规矩。由于经常在外惹事,成绩也差,也许还曾经欺骗过你们,因此让你们一次次失望、伤心,你们就不再信任我。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似乎从未向我笑过,母亲除了关心我的成绩,其他的也很少过问。

那天,我来到厨房,向正在洗碗的母亲要8元钱。母亲没好气地说:“要来干吗?”那语气刺痛了我的心,那一刻我好无助,好想买。我假装平静地说:“因为学校要买书,我钱没带够,向别人借了8元钱。”母亲转过身来看我,那目光仿佛像X光一样直刺入我的心脏。她怀疑地说:“我要问问老师。”我听了,用连自己都能感觉到的颤抖的声音说:“不信……就算了!”说完,我跑回了房间。身后母亲在大声地说:“我怕你学坏!”心的痛楚,只有自己读得懂。我的心曾无数次地痛过、挣扎过。有时我真的很想说:“你们能施舍给我一点信任吗?”

我的一日三餐非常矛盾,宛如针尖对麦芒,中饭、晚饭绝对的中餐,哪怕晚宴酒会,葡萄酒谢绝,要么黄酒,要么白酒。早餐呢,绝对的西式——牛奶+麸皮黑面包,但也有例外,到苏北,早餐就是肉馒头。

苏北是一望无际的平原,没有什么风景,除了有些古迹,但是我常去苏北,它的肉馒头就是遥遥在望的理由,实在诱人!

在我看来,上海人的语言是商业语言,像合同用语:严谨、明确,但不免狭隘。肉馒头是上海人的称呼,相对淡馒头,它有肉,所以叫肉馒头(其实,没有馅的叫馒头,味道当然是淡的,馒头已涵盖了“淡馒头”的意思)。相比苏北人叫包子,馒头只是放大的面疙瘩,包子是裹馅的一层面皮子,肉包子比肉馒头的称呼更加精确。

苏北的肉包子馅,五花肉丁,肥腴,还撒些姜粒、葱末,这样更“香”,还有少许的酱油,“鲜”而略带些咸,然后揉、拌匀当,浸着,这个过程叫“浆”,然后用皮子裹,裹的手法也特别,一掌托着皮子,放上一堆馅,不停地旋,最后收口,旋出一个菊花褶,四隆而中洼,像一潭天池。纹路,或左旋、或右旋,看着

若玉,仿佛婴孩的脸,苏北话方言更加传神:“白白胖胖,胖胖白白”,白,苏北话读“勃”,读的音节短促紧凑,铿锵有力。馅的酱色会渗入气孔,皮子呈现出隐隐约约重色斑,若鸡血石,我美其名曰:虎皮包子。收口处百褶

褶皱,溢出些酱汁,咬一口,一股热气喷鼻烫颧,生怕烫伤了,一抖,一丸肉馅,扁扁的,若车轮,滚落在地。

小时候吃肉包子,喜欢将肉馅掏出,有些“取其精华、弃其糟粕”的意思,但是凉了,香气没了。人大了,才知道不如裹在其中,不失汤卤,更加鲜香。

我读书喜欢做摘抄,生怕忘了,比如梁实秋、汪曾祺、董桥等的心仪作家,佳句抄录成册,闲来重读,孤零零的佳句,黯然无神,味道远差矣!不如还原到文章里,因为那里有铺垫、有衬托、有氛围。墙上挂了一条银鲤鱼,再漂亮,也是死的,失去了流动于街头生活中的生动,失去了“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”的激动。美丽是比较的接近,氛围的精灵,应该还原到原生态中去。

苏北肉馒头

李大伟

蜗旋的方向,就知道师傅不是左撇子,就是右撇子。是不是苏北的肉包子,只要看肉包子收口的旋纹是不是匀称、密集,匀若梳丝、密如罗纹,这是苏北师傅的绝活。这样的包子,汤汁就不会溢出,才能达到“双胞胎”的效果:“保鲜、保香”。不正宗的,收口就是一撮捏的面团,像五官聚拢在一起“轧闹猛”的脸,一团糟,这是馒头师傅的手艺,至于它的馅拌怎样,只有“天晓得”,实在不敢恭维,这种货色,我是掉头不顾。

肉包子的收口罗纹,是苏北肉包子的标志。

到苏北,尤其运河一带的小镇上,路旁常有扯烧的摊,永远蒸蒸日上,叠起的竹编笼,隐居其中,若隐若现,“雾里数奇峰”,都是带肉包子的铺子。肉包子的皮子是半发酵的面,不是死面,所以有少许气孔,有些蓬松,出笼后,膨胀得像受气包,呈半透明状,



夜光杯

则是汪家芳的绝活。他们“移花接木”“移山填海”,让大家开了眼。笔者10天下来画完一本册页,写生本本不知不觉有了提高。乘车途中,画家陆正一担任主持人,开起了学术交流会:介绍老前辈画艺趣闻,谈谈写生创作体会,真是欢歌处处皆学问呵!

杨浦休养旅行社公司按画家要求设计了线路,虽与常规组团多了不少困难,但他们乐意组织画家旅行写生,值得提倡。

今宵打谜

陶维松

挑边

(三字口语)

昨日谜面:去太子港谋发展(出版物)

谜底:《上海地图》(注:须读作“上海地/图”;太子港,海地首都;图,图发展)



五颜六色

品鉴肉包子亦是如此。

精确度

周炳揆

瑞士盛产“起司”(奶酪),几乎每家超市都有起司出售。瑞士起司有各种各样的牌号,每个牌号又有不同的口味。如果你要买特别的品牌,那就一定得找起司专卖店了。

在卢什恩,我的瑞士朋友带我去一家叫Barmettler的起司专卖店。店堂不大,玻璃柜里陈列的多是大块大块的起司,掌柜的是一个胖子,皮肤白里透红,长得很有福态。他拿一把极其锋利的长柄刀,切下像纸片一样薄的起司给顾客尝味。我选择了Gruyere(格鲁意)和Emmental(埃蒙特)两个品种,各买300克。掌柜手起刀落,切下两块一称,分别是300.015克和300.010克。这真是绝活。瑞士,这个以钟表闻名的国家的精确度,真是无处不在。